

存在与时间

□李洁非

体,确已到有什么样作家便有什么样小说的境地。

作此感慨,与刻下读储福金长篇新作《念头》关系颇大。福金,余之老友,读他作品业有二三十年,于其人其文非不谙晓。不意掩卷《念头》,我竟恍若见他宛然再生。以往储福金作品给我的印象,温良敦厚、悯人恤灵、察幽烛微,颇具君子之风的同时,备极生活如常的真味。无论以年龄和创作积累论,或以常理论,他都是功成名就、器局已铸,又何须另辟别途?可是一部《念头》却让我意识到,惯熟之途、老成之技在储福金看来俱不足念。他拿出来新作,居然又是自我的决绝开拓和探索。

关于《念头》,思之再三,自付惟“哲学小说”一语可名其质。作为话题,哲学与小说的关系颇俗烂不堪。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曾有所谓“哲理小说”,托叙事硬塞其作者一抽象理念,以媚多愁善感之读者。欧洲启蒙主义时代,亦有径借小说为躯壳、将小说写成哲学讲义的例子。这些都是对于哲学与小说关系的荼毒,识者不取不屑。哲学真正融入小说,化为小说的血肉、呼吸与精魂,盖自现代主义起,尤以法、德、意大利语作家擅之。自那时以来,缘小说而索思、颖悟生命真谛,渐成现代读者特有的恩惠和享受,也极大改变着人对小说艺术的认知。但在中国,虽然数十年来小说变革巨大,迄今却是未获显著进益的方面,当年先锋派作家故弄玄虚的不乏其人,而真正登于哲学之境的小说作品则恕未闻之。

哲学融入小说,既不是作者凭借故事人物将其一己理念说教于读者,也不是把哲学的演绎从大学讲堂或哲学论文搬到小说中来。小说之有哲性,在乎它所摹触的生活情状、生命过程,内在地包含非思悟不能解的忧患、扰杂、疑惑、暧昧、挣扎等种种精神困境及奥义。当一件小说作品,未曾深入于这种层面,勿谓有染乎哲韵。一言蔽之,所谓“哲学小说”绝非用小说阐述哲学,而必是创作本身从生活或生命中发启、开采、呈现,灼亮了某种哲学旨喻。

我对《念头》的称道,盖在于此。

《念头》是一个名叫张晋中的人物故事。而张晋中,或是迄今我们小说中仅有的从灵魂炼狱和自我确认的角度出现,并被颠来倒去拆解和表现的人物形象。此类艺术形象,较草大

者当推歌德笔下著名的浮士德。浮士德于其一生,在愚智之间、生死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饱受煎熬,令人性之两难与背反穷形尽相,世称“浮士德难题”。惟因触及了“难”字,读者得诸浮士德形象的,方不复止于猎奇,而必鉴及自身,引发对于生命止归的思悟。我们说,过去中国叙事艺术从小说到戏剧,的确寻不见一个这样的人物。所幸到了张晋中,这一页终于翻了过去。

然而,身为评论者,援以史例术语语论一番很是轻松,作家却须一切落实为艺术的构筑。此谈何容易?将哲学与小说相融,使之化为艺术的结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主题与人物构思只是基础,更棘手的方面在叙事方式。这种小说势必在架构上要别出心裁、有所创新,使繁多杂芜的寓意、指向、回声整合于某种叙事逻辑,为读者提供进入人物精神世界迷宫的路径。我在领略张晋中的形象意蕴时,特别注意着作者的结构思维,研究他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非线性人物的塑造难题。我惊讶地发现,连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巧妙地将艺术与哲学熔于一炉。海德格尔有名著《存在与时间》,我并不知道储福金构思《念头》时有没有想到过它,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确确是以“存在”与“时间”的两条线索或两个声部,实现其情节构筑的。人生阅历、人际交往,是生命的“存在”层面;年代背景的穿插、往复,则是生命所处的“时间”状态。作者通过这样一种双向叙述,不仅赋予小说以艺术上的变化与摇曳,更将生命之主体意志与生存之客体情境之间的撕扯、抗命、迎逆等等冲突之状,一一揭橥。“有时候念头正冒着,突然触及了一个外物,念头便化成了场景。”第六章此语,可谓作者的小说自论。“念头”者,生命意志也;“场景”者,生存情境也。人之一生,莫非为此二者较量所争,而趋善趋恶、是悲是苦或足与不足,惟有静待它们较量的结果。

《念头》还以充沛、炫目的诗性,使我刮目。比兴之笔比比皆是,比如张晋中之眺窗,比如“蝴蝶”台风来临那天,黎明之际雷电的大段描写。至少,这都远于我自以为熟悉的储福金。《念头》带来的惊喜,区区小文盖难尽之。我只能说,一位作家到了这种年纪,犹能焕然一新、迸发别样的艺术能量,良可慕叹。

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

□张光芒

的念头发生了极大转向,他成为了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人。《念头》着力于张晋中心理现实的流动性和嬗变,匠心所指在于于50余年的社会变迁与人的变化集结于个体存在的有机心理世界之中,将流动的时间与拓开的空间收缩在张晋中这位典型人物的心理现实之中。小说虽然容纳了非常开阔的当代历史内涵与诸多的社会问题,虽然也有对于改革开放前贫乏与困陋的批判,也有对于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反思,但那完全是当下的念头与过去的念头相碰撞后的副效应。

小说虽然也采用了倒叙手法,但不是那种成长小说的追溯式回忆,而是由张晋中新的念头带动起来的旧念头的再生。如同一个张晋中,面对着同一个梁同德和他弯身做小陶壶的同样的动作,那念头和感觉在10年前与现在却颇为不同。以前张晋中只是有种转瞬即逝说不出的感觉,但现在他油然而生出“一种黑墨画或者梦影的感觉”。10年前的念头只是朦胧的萌芽,10年后它突然成长为一中关于文化生活又关乎艺术生命的强烈的念头。二者有着相通之处,否则张晋中也不会十年之后突然冒出当年的情境。不过,他已经确信,前后的张晋中“仿佛不是一个张晋中”。

回到人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自我定义的期许和对于完整的人性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储福金在小说最后以张晋中“我是实的……还是虚的?”这样一个自我怀疑的念头作结,不啻是在当代人与当下人生价值的可疑性层面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结尾。更为重要的是,张晋中念头中不断涌现出的真实与虚幻的纠结困惑,与他对于完整自我的追寻恰恰是互为里表、互为因果的。

张晋中早年的念头源自于冲动,也内含着初心。在生意场中打拼赚足了钱的张晋中,最大的感觉是倦怠了。这时,只是因为一个电话推销楼盘的女人“声音好听”的念头,他便答应看房。碰巧,这个女人又是他刚刚在旅行中发生过一夜情的人,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买下一个楼层的房子。再如故居对屋阁楼的老虎天窗,还有那天窗前探出身子相对而望的织毛衣女孩,这一意象,多次浮现在张晋中的念头中。后来,他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讲自己小时侯的故事时,竟讲述成织毛衣女孩对他并不是无可奈何地笑了,就事他出了老虎天窗,明明窗子并不大,她却一下子把他带出了窗子飞上天空。这或许是一个隐喻,寓示着主人公从小就有的念头带有真善美的影子和形而上的冲动。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张晋中心路历程的陡转,过于戏剧性,也过于偶然性,但其实并非如此。对张晋中来说,工地事故不过是一个必然性发生的契机。在此之前,异样的念头已经不时袭击他的心理现实,他曾在底层努力与奋斗,获得金钱就是他的目的。人们心目中的人生赢家如张晋中,在人生阅历万百之后,已经“无法相信外在的一切”,有一层相信便有一层疑惑接踵而来。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此时“已无人可问,已无人可答”。小说写张晋中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资金,再加上贷款,以倾家荡产式的投资方式划拨给在美国的梁青枝。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青枝怀了他的孩子,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无法相信一切,而一切如真似幻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相信青枝。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他就要抓住,金钱不过是躺在银行里的数字,远离算计的念头如影随形。青枝怀上了孩子,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如释重负的契机。也许只有如此,他的“无心斋”才能名实相符,他的纯粹艺术式的文化生活方可脱离梦幻。

由此可见,无论是潜心于陶坊,还是流连于莲园,历险受伤后张晋中的念头,作为小说叙述的“现在进行时”,在照亮初心牵引“过去时”的同时,也暗含了他决然变革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和道德生活的必然逻辑。进言者,梁青枝不是他“过河的舟”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经由这一过程,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种自我定义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活的纯粹性,在张晋中的念头中呼之欲出了。

「佛系」人物走出来

□张陵

储福金的小说永远与众不同。他那从容淡和的整体述说与字里行间绵柔惆怅的情调融在一起,深深打上了“储氏叙事”的印记,无人可以模仿。由此,他的小说人物形象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有着自己的特征,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新近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念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和储福金以往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的,作家果断地打破了把人物推向命运化的逻辑关系和叙事走向,把主人公超过20年的历史化为共时态的“念头”,浮现在叙事平台上。也就是说,一个故事大家突然把故事撕碎了,然后把这些故事碎片重新拼贴起来,变成一个不像故事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储式叙事”的一个创新意图,不过,我们知道,从这些“念头”里,真的走出一个小说的新人物。

梳理一下线索,我们大致知道,《念头》的主人公张晋中在获得财务自由之后,突然萌生脱离商海之意,于是回到小时候居住过的一座小城,准备过一种与世无争的边缘人的生活。在一次外出旅行中,认识了一个售楼小姐冯媛。两个人的情感虽然不咸不淡,却让张晋中发现小城房地产方面的商机。在考察楼盘时,一块水泥从天而降,砸在张晋中的头上。其实,这个悲剧性的后果才是张晋中新生活的真正开始,也是各种人生“念头”作用于他的精神的开始。

作家让小说主人公张晋中进了一个叫李寻常的“莲园”养病,是意味深长的。自从进到“莲园”以后,张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每天看李寻常种莲,跟着李寻常赏莲,和李寻常学会了悟莲,终于慢慢悟到了莲花文化中的“禅意”、“佛缘”。在李寻常的引领下,张晋中拜梁同德为师学陶艺,很快入门。之后,他认识了小城一大批陶艺家并发现这个群体里最优秀的陶艺家只为骨灰罐作画。这个发现让张晋中对艺术有了更深的心得。其实,张晋中从小学围棋,虽不算高手,但悟性不低。而他自己在大学里读的是电子学,对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知识很有一些积累。他发现,不管是种莲、陶艺、围棋还是现代科学,它们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都会产生共同共通之处,殊途同归。那就是宗教上所说的“有无”关系。人生再复杂,社会再变化,“生死”、“有无”几个字大概都能说透了。他觉得自己找到真正他所要的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形态以及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也许就是现在不少人向往的“佛系”生活。

此前,张晋中算是一个很较劲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被水泥块砸到头。事实上,从当学生开始到后来当上企业董事长,他都是一个较劲的人。大学期间,他会因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和人打赌。这些无聊的打赌,常常弄得张晋中很狼狈。不过,这种博弈竞争精神一直伴随着他后来几十年的创业人生。所以,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佛系”以后,便把他过去的一切变为一个“一个”的念头”进行反思审视。这种审视包括财富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甚至男女情爱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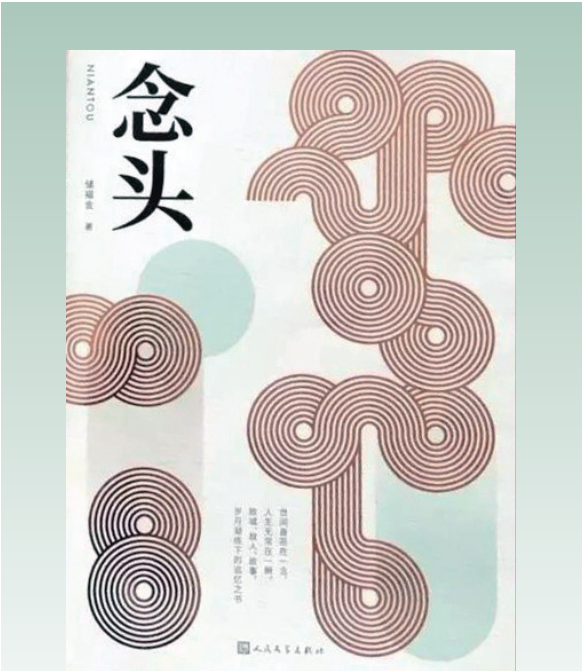
张晋中的人生经历中,女人如走马灯一样走过。少年时代认识的青青姐,给他留下一本棋谱和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大学时代他认识了方蓝蓝、舒玉凤,自己的前妻等人。不过,真正对他发生影响的是那个叫唐三娘的少妇,一个老板娘。在机关工作后,和官员宋明清的关系直接推动了他生活的转型,进入了创业阶段。离婚后,又和性格有些古怪的封丽君有了一些纠缠。选择“佛系”以后,又碰到了售楼小姐冯媛,最后是师傅梁同德的女儿梁青枝。“储氏叙事”深刻影响了小说对这些男女关系的描写。张晋中虽然很有女人缘,但他与女性的情感关系一直保持淡然克制的基础。很少看到他那个女性表现出女生死死的热情,很少有敢爱敢恨的冲动,比如,小说里,梁青枝的爱情应该可以称为轰轰烈烈了。但在“储氏叙事”里,却是波澜不惊,平淡如水。也许,小说想揭示张晋中性格的另一面。虽然有较劲的一面,但他的情感生活却刻意保持低调,有一种“佛系”的潜质。由此看出,张晋中的“佛系”意识并不是被强加的,也不是被洗脑的结果。他的心灵深处,也许早就留下了这个“佛系”空间。是时候到了,这个空间被触动,自然就打开了。也许,“储氏叙事”写男女关系,就是开发张晋中的“佛系”潜质,把人物精神发展往这个方向引。

在作家的笔下,张晋中的“佛系”生活没有被看作是一种逃避世俗的消极生活。虽然对剧烈的世俗竞争冲突的心理疲惫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和谐生活的一种新认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在这里,人们探求更为宽容和潜的价值观,寻求更为和解的人际关系,在接受物质享受的同时,更多让心灵自由放飞。很显然,张晋中来到的小城——故城,正在被作家打造成一个中国式的理想国,社会文化关系正在朝着理想的“佛系”发展。而张晋中思想就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得以生长成熟。

这个带有浓重“佛系”色彩的人物形象就在“念头”的重组以及不断反思中挺立起来。一个本来顶真较劲的个性在这几十年的竞争经历中,转变成为一个“佛系”的性格。可以说,在当代小说里,这样思想倾向和气质品质的人物并不多见。储福金以一种新的故事方式写了一个新人物,塑造了一个新形象。张晋中这个“佛系”倾向形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这个看似平和的人物身上其实能够折射出当今社会,也就是现代化进程产生的许多深层深刻的矛盾冲突。很显然,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带来的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受经济高速增长,竞争日益剧烈带来的精神困扰。这种压力在中等社会阶层、知识精英阶层显得特别突出,他们也将最先感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的风吹草动。小说主人公张晋中的内心,正是转动着这种时代的困惑与苦痛,才选择退出社会矛盾冲突的集地——市场竞争,不当企业家。

张晋中这个形象似乎凝聚着这个精英阶层的现时的出路选择和生活理想。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思想资源,为自己逃避现实、寻找安全提供理论逻辑根据。古代失意文人名叫桃花源,当代精英也许就叫“佛系”。在这个与精英的关系上,二者是相通的,一脉相承。当然,张晋中这样的精英,骨子里对世俗还存有留恋,还没有死心,所以找到了“故城”这个出世入世的中间地带,也就是“佛系”地段,找到一种心理能够平衡且符合当今时尚的空间。这种选择,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代表着精英文化的走向。从这个层面说,当代精英又多少拓展了古代文人思路,在当代文人理想中注入了当代思想的信息。其实,往深里想,“佛系”与其说是一种理想生活,不如说是一种精英文化策略。

张晋中这个形象也可以看作一个文化风险提示。中产阶层、精英社会的波动可能会传导这样的信息,那就是社会方向感的迷失,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当然,中产、精英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个阶层一旦形成,就会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向标。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标示出社会的方向感,可以检验发展动力是否充足。如果我们能从《念头》里接受到这样的时代风险提示的信息,就能发现张晋中这个形象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概括力。



· 评论 ·

小说是最独特的艺术。世上所有艺术,各有其卓异、精深及伟大,皆足惊天泣鬼、叹为观止,此毋待言也。但我仍得说,小说在其中独有一异秉,便是惟有它的包罗万象、无远弗届,堪与造物主比美。小说者,上碧落下黄泉,百态众生、纤心秘境,盖皆出入无禁,自由莫属,称得上于自然宇宙之外又单辟一艺术宇宙。

故而小说作品与小说家的风貌,也和大千世界一样千姿百态。人类自有小说以来,尤其晚近一百余年创作突破写实主义瓶颈以来,路径、家数之繁几无以计数。如今小说,仍如过去那样斤斤于若干绳墨,再无可能。以我国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兴其变革之风,一路至今,藩篱屡折、清规靡荡,小说的艺术探索性、独创性空前释放,而作家各逞其性、率意而为,艺术自觉与自求尽显乱花迷眼之致,个性真正成为了小说写作的本

《念头》的“念头”

□张頔武

《念头》把一个概念——念头推到了表达的前端。

念头,似乎是一个暧昧的概念。一念之间,千头万绪。念头是思想的起始,是流动的思绪的开端,是诸多错杂纷纭的情绪想法的源头。念头有些展开了,有些消逝了,有些在内心里始终挥之不去,闪烁不定,如同幽灵纠缠着人的灵魂。从念头开始,人生的一切,都在展开。念头起伏伏,兴衰灭灭,无穷无尽,其实也就是人生的故事的引子和影子。一个念头会激发另外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会蔓延出很多的念头。念头套念头,念头融念头。念头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投射到人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的引发思维的延展的那个起点处的鲜活的思维,是无意识和意识的边界处的切点。

在《念头》中,这些念头通过一个人物张晋中来展开。张晋中的念头里浮现了他的一生,而这生活正是和中国这些年的大变化相应和的,他可以说明自己的重重叠叠的念头投射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这可以说是一部以心理来追溯这个中国这样的大历史的变化的一部力作。

《念头》就是作者发掘张晋中的念头的努力,也是作者尝试用他虚构的人物来投射他自己对于这些年来的社会的思考。这部书里枝蔓旁出的议论,就是作者的念头和张晋中的念头的交错辉映。念头里怀有大大时代的风云变化,张晋中的经历中有种种尴尬和被动,总是随着在时代的变化之中。他是一个小人物,却在社会的变化中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在形形色色的念头中游走于时代的缝隙之中,他的经历其实是种种被动、不得已和他的欲望、争取之间的交错的延展,也是我们的时代的一种投射。对于张晋中的讲述,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经验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始终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发生变化,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当时那种严格管理的社会形态,也在张晋中的心理中产生了投射。而张晋中的成长正是他不断在一个市场和市民社会开始活跃的时代中经历变化、适应变化的过程。他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在各种危机之中不断地变化。他投身商海,在纷乱迷离的生活中展开他的命运。大历史不断投入了张晋中的念头,通过他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这一段大历史通过这个“个体”的生命中的念头浮现出来,变成了一种个体的经验和生活的中心。

张晋中当然是随着时代沉浮,却也在时代之中弄潮。在那一段生动丰富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个人物其实是社会的一个有趣的见证。无意识和意识的交错,个体生命的欲望、焦虑、争取和快乐和痛苦,都很真实,是自我的必然的选择,也反映了大历史的风云变化。这里的念头其实就是历史的留痕,也是历史和个人交界处的交错的擦痕。张晋中从波澜壮阔的商海生涯转向平静的隐士生活,也是一个社会复杂变化的一部分。张晋中的故事已经进入尾声,他的故事讲完了,他的念头也不再延伸了,那么,现在新的故事需要有新的发掘。这部小说通过张晋中的故事,表述了我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中的心态史,也是这个大时代风云对心灵影响的独特反映。历史通过心史来投射,心史通过历史来展开。这部小说就是历史和心史交融汇聚的成果。我们的人生有许多念头都和这段历史息息相关,于是,我们可以感受张晋中故事里的念头,而年轻的读者,也可以在这里知道中国走过的这段道路的丰富和复杂。心灵史在社会史之中,社会史在心理史之中,相互交错构成一幅复杂的拼图。

小说《念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细腻的心理描写作为自身叙述的中心,这种描写既有现代主义的心理描写的特点,也是东方式的通过情节来透视心理的表现,张晋中心理底层的那些浮动的、不确定的、游走式的念头的捕捉,同时和故事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叙述的错杂也是作者尝试“拼图式”描写方法的展现。情节具体地展开,其中镶嵌着念头交错,因此有其独到的特色。这种现代主义心理想象的展开和传统的写实思路的展开有机结合,提供了小说独到的艺术特点。